

Kim Thúy

金翠

● 王景智／撰文・G.Garitan／圖像提供

回不去的故鄉：越南船民的奧德賽

初出茅廬之際，越南船民的故事已悄然在我心田播下種子。一九九五年暑假，心懷遠行夢的我，帶著三百美金與一張上限一萬台幣的學生信用卡，與同伴飛往憧憬已久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，為碩士論文蒐集資料，並順道前往奧克拉荷馬市探親。當時，奧市甫遭美國史上最慘烈的聯邦大樓爆炸案，因此我請表嫂陪同前往現場憑弔罹難者。返程中，表嫂凝重地透露，她是當年逃離越共政權的越南船民。無辜受難者與滿懷壯志前來美國取經的我，觸動她回想驚恐的怒海餘生，進而娓娓道出她從難民變公民的美國夢。

開啟學院生涯後，在馬英作家陳團英的啟發下，我開始關注加拿大馬來西亞裔女作家鄧敏靈，她對內戰與創傷書寫的關懷，促使我將研究重心轉向加拿大亞裔女作家的難民故事。

其後，我研究巴雪倫 (Sharon Bala) 的 *Boat People* (《船民》，暫譯)，並由此接觸到金翠的作品。金翠二〇〇九年出版法文處女作《搖籃曲》(Ru)，主角阮安婷一家的經歷，竟與我於一九九五年親耳聽聞的船民故事多所雷同。這份巧合，如同 ru 在法文的意涵——「小溪」——細水長流間灌溉並豐潤了我的難民文學奧德賽；當年的種子，如今已然萌芽。

一九七五年，年僅七歲的金翠隨家人搭船逃離出生地西貢，在馬來西亞難民營滯留一年。由於父母通曉法文且適逢冷戰，親美的加拿大政府核發簽證，舉家遂前往魁北克開啟新生。金翠將這段經歷譜成《搖籃曲》，繁體中文版於二〇二三年問世，同年改編電影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。我則藉二〇二三年台北國

際書展之便，訪談金翠。時隔多年，再度傾聽越南船民口述難民遭遇，感觸良深。

金翠的法文創作皆由 Sheila Fischman 英譯。在專職寫作前，她曾擔任譯者，後轉任法律顧問公司，頻繁前往越南處理戰後重建相關法律事務。離職後，金翠開設一家越南餐廳。因常客半戲謔地承諾，若她願意寫下越南船民故事便負責出版，這句戲言竟開啟了她自傳色彩濃厚的創作旅程：《搖籃曲》(Ru, 2013)、Vi (2016) 與 Em (2020)。

《搖籃曲》描寫阮安婷一家的海上驚魂記，以及越南船民在加拿大扎根的過程，但對第二本小說主角 Mân 而言，船民丈夫所提醒的，是亞裔移民女性須謹記的家庭責任與夫妻義務。Mân 的丈夫獲加拿大庇護後，在蒙特婁開餐館謀生。每每為同鄉烹煮越南傳統菜餚時，總會勾起他對未來的不安和過往的惆悵，濃厚的失落與鄉愁因此不斷擴大，最終凝聚成一股返鄉成家的渴望。他深信，只要身邊有位來自家鄉、充滿道地越南味的伴侶，眼

—當代大師—



Kim Thúy

前的他鄉便能化為故鄉。因此，西行後的船民帶著電風扇、洗髮精和楓糖餅乾返回東方，覺得良緣後帶回嬌妻，期待在新世界開花結果。Màn 抵達蒙特婁後，為償還丈夫帶她來加的開銷並履行夫妻義務，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，同時協助打理餐館生意。在此過程中，Màn 展露烹飪天份，遂前往巴黎角逐料理冠軍，不料與一位已婚越裔法籍主廚陷入婚外情，然而這趟背叛婚姻的巴黎

行，卻因緣際會地成為她踏上尋覓生命意義旅程的起點。

重新省思生命價值的旅程，在第三部小說 *Vi* 持續展開。主角 *Vi* 的父親不問家務，母親則是足不出戶卻能運籌帷幄的掌舵者。她察覺世局將變，故決定放下一切家業逃離越南，落腳加拿大。與前兩部小說不同，*Vi* 在加拿大刻意稀釋血液裡的「越南性」，卻仍努力完成父母期望、成為律師後返鄉，為越南司法改革提出建言。然而，當地人總與這位衣錦還鄉的歸國故人保持距離，因她的越南話已「和我們不一樣」；一開口，對方便能察覺她是曾離開故土的歸人，這讓她在同胞面前漸漸成為一個安靜、且多數時候只說英文的僑民。*Vi* 在加拿大累積的生命經驗，對照她返鄉後感受到的文化差異，這份衝擊讓她體悟到自己與記憶中的家鄉已漸行漸遠，卻也剎然理解，亞裔移民女性的沉默，可以是一種「看不見的力量」。如金翠所言，西方世界總將亞裔女性的沉默與任勞任怨，刻板視為自我犧牲，然而正是這份沉默，鑄造了她們面對逆境的堅韌與力量。她

們潛於暗潮洶湧的水下，以沉默賦予的力量控制一切，使水面紋絲不動。*Vi* 的返鄉經驗不僅讓我們聽見宏亮的沉默，更映照出金翠筆下越南離散女性的生命深度。

第四部小說 *Em* 以法屬印度支那膠園為背景，為拆解真相而揭開序幕。無名敘事者以全知視角，講述法國園主與越南女僕生下混血女兒 *Tâm* 的緣起。她的混血成為殖民混種的原型，而這類由殖民者繁衍的文化與血緣混雜，在越南內戰後延續至被美軍遺棄的越美混血兒 *bụi đời* 身上。*bụi đời* 在越南文是「小混混、流氓」的意思，亦指「如塵土般微不足道的生命」，因為多數 *bụi đời* 都是「父不詳」的棄兒。這些 *bụi đời* 的膚色是戰爭的傷痕，而從天而降的七彩農藥，更是撒在傷口上的毒。美軍發動「牧場之手行動」，派軍機在越南叢林和稻田上空大規模噴灑除草劑，目的在迫使越共現蹤，並順勢餓死反美農民。諷刺的是，天真的孩童以為漫天彩粉是美軍善意的飛行表演。此行動導致逃難至美國的 *Tâm* 罹癌，

而她在經營的美甲沙龍中所使用的甲醛指甲油，則加速了身體癌變。對 *Em* 裡的越南難民而言，指甲的顏色既是傷口的顏色，也是過往不堪的救贖。戰時美軍灑在 *Tâm* 身上的彩色毒劑，輾轉化為她替客人彩繪的指甲油；那場戰爭意外促成越南離散族裔在世界各地以美甲沙龍站穩腳步。儘管指甲油內的化學揮發劑無形中奪走 *Tâm* 的生命，當她的養子 *Louis* 接手家業後，指甲油已去除致癌成分。對黑皮膚棄兒 *Louis* 而言，那一抹妖嬈的指尖丹蔻，映證的不再是混種棄兒如塵土般的微不足道，而是代表承諾與希望的彩虹。

金翠的越南船民故事帶我們經歷了一場逃難者的浩劫餘生，與倖存者的劫後重生。對越南船民而言，故鄉似乎在那已回不去的遠方，但只要朝著彩虹的方向前進，故鄉其實近在咫尺。

王景智

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。專長領域：當代英文小說、族裔論述、石黑一雄研究、難民文學。近期專書著作：...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Fiction: From Dejima to Malaya. 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, 2019。

入門書推薦

《搖籃曲》

周桂音／譯，時報出版（2023.01）

